

忧郁的星期天

王宏图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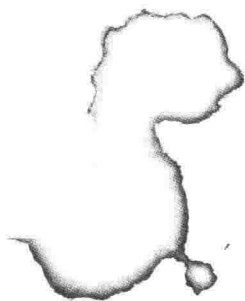


忧郁的星期天

王宏图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忧郁的星期天/王宏图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ISBN 978-7-208-13207-8

I. ①忧… II. ①王…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72006 号

责任编辑 舒光浩 时润民
封面装帧 胡 斌 刘健敏

忧郁的星期天

王宏图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287,000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3207-8/I·1423

定价 42.00 元

永恒的女性，领我们飞升（代序）

校读完第二部中短篇小说集《忧郁的星期天》的清样，我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歌德《浮士德》全篇开首“献诗”中的诗句：

你们又走近了，缥缈无定的姿影，
当初曾在我朦胧的眼前浮现。

.....

在你们四周荡漾的魅惑的气息，
在我胸中震撼着青春的活力。

这部小说集中收录的九篇作品，最早写于1997年，最晚的脱稿于2012年，前后跨度达15年之久。最初在我的头脑中，它们就是歌德诗句中所言的那些缥缈游荡的影子，随后在时间的长河中受孕、萌蘖、抽枝，最后寄身于繁花似锦的语词，缀合为清晰鲜亮的形象。时隔多年，小说里面的情节大都淡忘，读来恍如出自他人之手，但这次与文本中的老朋友相遇，再一次让我回想起久逝的青春岁月。

我一直蛰居于校园之内，以教书为业。有时，我时常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耗费那么多精力写小说？是虚荣的自负，还是情感倾诉的渴求，或者是纯粹的自娱自乐？

我的确有情感倾诉的渴求，想将生活中无法用学术文字表现的体悟借小说的形式传达出来。细究之下，更深的动力还是源于内心深处潜伏的认知的激情。认知原本源于人们对周围大千世界的好奇，它是一切科学、艺术创造的源泉。在公众的眼里，艺术家常常和情感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俗称的“文艺腔”便充溢着半真诚半矫情的色彩。但作家不仅仅是传达感情，他还用作品来认识周围的世界。而这一认知的激情不是用公式或概念表达出来，而是寄寓在鲜明的形象之中。它不是人们的常规感知，也不是林林总总公共声音的回声，而是个体独特经验的折射。用昆德拉的话来说，小说是“对被遗忘了的存在进行探究”——它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创作者的潜力，进入自由的创造境地，获得精神上的解放。

在当今知识爆炸的时代，人们常常自以为无所不知，但在艺术家的眼中，人们常常生活在盲区中，有时对自己真实的生存境遇一无所知，生活只是不断地重复。因而，写作的要旨在于让人们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而不是习惯性地挪用别人的框架和目光。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培育出个体化的认知世界的方式，将世界幽暗处的真相展示出来。

由于没有乡村生活背景，我的这些小说大多以上海都市生活为背景。我笔下的上海，除了其具体的物理外观外，还具有欲念载体的象征意味。某种程度上，上海像个欲念助燃器，不停地引爆人们内心深藏蛰伏的各种欲念。而我正聚焦于人们曲折深微的内心世界，展示他们跌宕起伏的喜怒哀乐。他们大都是生活中的边缘人物，一些人甚至不乏极端性的行为，但他们内心充斥着欲念与伦理道德的冲突，更为重要的是，很多人不乏对未来的强烈憧憬与向往。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失意与挫折才如此吸引眼球，让人唏嘘不已，但我从不回避他们内心中向上向善的种子。尽管世界充满种种不如意之事，但我相信有朝一日，阳光会降临到他们身上，使他们打

心反省，寻觅到更有意义的生活，恰如歌德在《浮士德》全篇结局所咏叹的：永恒的女性，/领我们飞升。

在此要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我这本中短篇小说集，尤其是责任编辑舒光浩、时润民先生对此花费了大量心血，没有他们的努力，它不可能顺利地与读者见面。

王宏图

2015年7月14日于上海长宁路寓所

目录

永恒的女性，领我们飞升（代序）
-1-

合家欢
-1-

忧郁的星期天
-21-

血水，慢慢地流
-41-

千年等一回
-61-

一一风荷举

-127-

赤潮

-183-

衣锦还乡

-239-

黄金周

-331-

似花还似非花

-353-

合 家 欢

廖辉早就料到这一天会格外漫长。

这次全家出游酝酿了好久，它先是像一团浮漾在幽暗水面上的滚烫的泡沫，随后慢慢冷凝下来，细密的枝芽一夜间唰唰唰从土壤深处蹦蹿而出，并经过了母亲一番细心的呵护修剪，最后由父亲那辆雪白色帕萨特车定格在科技馆敞亮剔透的玻璃幕墙前。

透过车身右侧半开的磨砂玻璃窗，下沉式广场上孩童们明媚的笑脸和轻快敏捷的步伐使廖辉蹙着的心顿时松弛了下来。铜绿色的浑天仪模型雍容自若，虬曲盘绕的龙身昼夜不息地探测着日月星辰的奥秘。从西郊的别墅区一上延安路高架，这种紧张感便一直悬压在他的心头。父亲的脸色照例是严肃的，近日更是增添了几分难以察觉的忧愁。从东到西一路驶来，看不尽的密密匝匝的高楼，林林总总的广告牌，它们矗立着，堆叠着，挤撞着，威压着，将你的视界搅得局促狭逼，呼吸变得飘忽急促。喔，前方又是一个小小的弯折，粗硕的方向盘一阵抽搐，父亲的嘴角浮上了一丝嘲讽，乖戾，尖刻。最近他老是这样。

母亲将他攥得紧紧的。他手心上满是细密的汗珠。廖辉不时想将手抽回来，躲避一下那母兽般扑面而来的浓郁的气息，它渴望从幼崽那儿汲取更多的温热，更多的支撑。她动乳腺癌手术已经一年半了。至少要过五年，才算万事大吉。漫长的缓刑期，每一个咬啮神经的时刻。

廖辉和母亲下了车，父亲去后方的停车场。母亲习惯性地将手搁在右眼上方，遮挡一下五月里灼热的阳光。她的目光年轻时曾经狂放无比，充盈着神经质的颤动。后来，先是强悍富足的丈夫将它降服了，接踵而至的

癌肿则将她调教得奄奄一息，廖辉偶尔还感受得到那火山灰的余热，它们在若有若无的声息中悲叹着春天的逝去。

这只不过是前些日子笼罩着全家的争执的延续。谁都不愿让步，也无法让步。父亲庄严的脸又一次浮现在廖辉热烘烘的脑海中：客厅的澄黄色壁灯映照在他肥厚的下巴上，右腮鼓涨起来，像烂熟的苹果。他这样对儿子宣布了他的决定，就像在生物医药公司会议室面对那些衣冠楚楚的董事：为了他中考取得好成绩，下学期廖辉将转到浦东一家寄宿制的民办中学，一年学费六万他已经预付。他要好好努力，不辜负父亲的这片苦心。

我不去！廖辉对自己如此简洁的回答也吃了一惊。

看你犟！你敢不去？！

我就不去!!!

咬啮着粗厚的下唇，廖辉烦躁地凝望着眼前这座朝两翼张开伸展的银灰色弧形建筑。汹涌的光波在玻璃幕墙间流转，跳宕。

手机嘟嘟作响，是丽云的短消息：玩得还开心吗？

真烦！廖辉以前从没想到女孩会有这么缠人。但随即一股迷蒙的香气从脚底部弥漫上来，它糅合了体香、乳香、发香，他被牢牢地环匝住，悄然托举起来，袅袅升到灿烂的高空。

他吞咽着唾液，当即回了一个：挺逗的。好想你。

父亲终于过来了。即便是今天他还身着白色衬衣，暗咖啡色的领结在胸前晃荡，以此彰显与众不同。他就是要与众不同，在任何时候。他下午还要赶到公司去开会。

步入大门，散缀在大厅四周熙攘的人流酿造出了一种特有的氛围，一下将他们感染了。那种从内心深处流溢出来的兴高采烈，对高科技成就纯真的膜拜，还有不无骄矜意味的自豪，潮水一般涌来，将他们裹卷起来，

携往另一个高妙的境界，在五色斑斓的仿真游艺中，你会忘却平日里的一切烦恼，什么转校中考什么效益癌肿等等。来吧，现在是敞开心怀，纵情拥抱这美丽的新天地的的时候了。

前方是数十米长的旋光通道。两侧的拱形面壁上无数炫目的光束上下左右奔蹿，回环往复，一场持久不断的流星雨。廖辉挽住母亲的手，妈你别怕，不要紧盯着两边。一阵阵高低不一的呼叫喧哗震荡着他们的耳鼓。但他们还是目不斜视，走了过去。此时，父亲的脸上露出了笑意：我还不算老。如果心脏不管用，肯定会站不稳。

然而，廖辉的心中并没增添多少安全感。的确，父亲现在没提下周六要他去那家中学面试的事。只不过是过过场，又有谁会将那六万元拒之门外呢？但没说并不等于他忘了。不，不会，父亲什么也不会忘记。他像一头蹲伏在暗处的猛兽，伺候着时机。

有时候廖辉也会问自己，他为什么如此固执？仅仅是为了不离开丽云？她肉体的诱惑会让他一时心里心醉神迷，但还远没到那种不顾一切的程度。他自己明白。那么是出于癌肿般日长夜大的自尊心？

但廖辉受不了，实在是受不了，受不了父亲那张令多少人羡慕的方正圆润的脸。在父亲的眼里，儿子已成了一块心病，不断在添乱，总有一天会成为他的耻辱。

但这凭什么？我又不是他的财产，不是他的装饰品。我14岁了，也是个人。我有我的活法。廖辉恨恨地咬紧了牙关。

已经是五月了，廖辉衷心盼望不久能过上一个无忧无虑的暑假，一个完全由他自由支配的假期，不要五花八门的的活动来填塞，更别提没完没了的补习班培训班。就让它变成一片空白，让大海般的蔚蓝色跌宕翻涌，自己一头扎进融入这无边无际的蓝色之中。

但横亘在眼前的还是无法排遣的郁闷：苦役犯般繁密的作业，寒光凛凛、集刁钻促狭之大成的各级考试，它们织缀成了一个疏而不漏的巨型网罩，廖辉找不到空子可钻。不久前的一个夜晚，CD机中播放着维瓦尔第的小提琴协奏曲《夏》：一段慵倦的乐章过后，独奏小提琴奏出了忧伤缠绵的旋律，雷雨前难捱的郁热不断累聚着，膨胀着。长时间的心神不宁，失眠，使他的体力沉入了衰竭的低谷，那一刻他真想从窗口飞跳出去，在蹦极的极乐中毁灭。他长时间地揣想起身体在空中自由坠落时的种种姿态以及落地前的情状：他纵身悬到半空，飘飘然，随后是直线坠落……受不了这种惊怖的景象，他受不了!!!他从床上一跃而起，冲到空旷的客厅里，蒙住双眼，在柔软的长沙发上不停地打滚。

夜半时分他会醒来，凝看着那片夜空。他年轻的生命总有一天会像头顶上那颗寂寥的流星，稍纵即逝，永远消逝在宇宙的黑暗深处。此时他感到自己格外渺小格外软弱，他会消失这一念头麻痹了他的整个神经，使他晕乎乎颤悠悠，但同时也强烈地刺激着他的想象力。廖辉有成百上千的梦想，最怪诞不经最疯狂大胆的梦想，当个摇滚歌手DJ画家独立制片人时装设计师，但就是不想步父亲的后尘，不想像他那样当生物制药公司的经理，年薪有几十万，循规蹈矩地从早忙到晚，在郊外的别墅里慢慢老去：闷坏了，那儿绿草如茵，单调得恍如置身于空旷的墓园中。

紧邻的是人声鼎沸的视听乐团：蹿过头头攒动的机器人剧场，全家三口步入了飞翔号轮船的座舱。环形银幕上展现的是悉尼港的全景。起航了，飞翔号全速行进着。眼前的景致不停变幻着，从丛簇簇的楼群，似曾相识，在地球各处高速蔓延繁衍，人类大同的乐园。廖辉紧张地扫视着宽硕的银幕，在密匝的影像中搜寻着什么。歌剧院呢？他忍不住向女导航员

发问。

这儿，在这儿。声音柔和，带着一点奶油的甜味。此刻，白色风帆外形的歌剧院凸露在河岸边：苍白，经历了数十年岁月的沧桑。远远没有想象中的辉煌。什么都是这样。也许真到了悉尼更会感到失落。

导航员扬起手，现在是船后方的景色。

和真的一样，父亲侧转身子，我当时坐在游轮中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

我说呢！母亲抬起头，你自己是去过了，怪不得澳洲游说了不知有几年了，一直没有动静。

我忙，太忙了！父亲搓着手背，你不是不知道，还有——

我知道，我全知道，还有就是我身体不好，要好好调养，不宜出远门——你总是对的。母亲的头在激越的声波中晃动着。

你真想去，我们下半年就去——要不就国庆节去吧？我明天就打电话给旅行社问问行情，早点订票。

别这么勉强！你自己去过了自然就想不到我，我理解；就连来科技馆说有多久了，要不是我盯着，你还真不会来呢！母亲的眼里窜动着火焰。

母亲抚摩着廖辉的头发，你好好读书，以后妈妈陪你到澳洲留学，就可以到歌剧院边逛逛了。

廖辉感到父亲的嘴豁裂开来，仿佛要爆出笑声，别做梦了，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这副德性。但最后也只是撇了撇嘴，克制住了。父亲不想火上浇油。

廖辉手机铃响了，他疾步跑到弧形长廊里。丽云的电话在他的干枯焦渴的心里注入了一泓清泉。

玩得怎么样？她嘴里咂着薯条，滋滋作响，廖辉从跳宕的电磁波中嗅

到了那股香喷喷的气味。

老套头。爸爸妈妈老是闹别扭。烦死了。你干什么了？

看了两张碟片，没什么大劲！

他们要么不开心，要么就是教训我，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好像天下真有那么完美的人。

别理他们！我们一起出去玩几天吧？你上次不是说过的？

好啊！

什么时候？

下周吧！廖辉的语气泄露出几丝犹豫。

怎么了，害怕了，对不对？你这个人，总这么黏糊糊的，还算个男人呢！

好好，我去，一定去。廖辉也真是想去，但和一个女孩私自外出这个创意使他的头颅一下晕眩起来，仿佛伫立在悬崖边长时间地直视葱茏的绿丛遮盖的深谷。他需要镇定一下。体温啪啪啪蹿升着，火辣辣的阳光照射着连绵的玻璃墙面。廖辉想象着墙外触手可及的明亮、粗砺但真实的世界，那儿有风的吹拂，阳光的灼烤，各种纷乱芜杂气息的熏蒸：无论怎样，它总是一个真实无比的世界，比锁闭在大厅中央那个纯净的水晶球中好上一千倍。

游览继续着。母亲发现廖辉异常专注地读着玻璃面上映现出来的各式文字介绍，便和他一起看起来。这里，视觉世界丝毫没有给人单一憋闷的感觉，相反它们显得五彩缤纷，过度的丰富多彩，各种色彩、技艺被轻巧灵便地挪用来进行一连串的合成拼接堆叠。左前方，一个老成持重的女孩在话筒前侃侃而谈，外侧大屏幕上同步弹出了合成的影像，一个名主持正与这女孩口若悬河地对谈着。虚拟的主持人。真相消失了，原本就没有纯

洁的真相，有的只是合成，拼贴，小小的狡黠，并无恶意的欺骗，只是一条奔涌不息泛浮着无数晶莹泡沫的河流。

不可思议，是不是？此时父亲对廖辉又萌生出一丝希望，不停地指指点点，絮絮叨叨地慷慨陈词：你看，这些技术倾注了多少智慧，多少人协作才开发出了这些产品。人是多么了不起，真是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想想每天用的 WINDOWS 软件，几千万上亿条程序!!! 我们在享受它们带来的便捷时，根本想不到发明它们时的艰辛，就像我们公司开发一种抗癌的新药，每一步都布满了荆棘，都有意想不到的陷阱，要克服无数的障碍。所以要想成功，一是要视野开阔，但光有了它还远远不够，还得有毅力，像读书一样，持续不断地钻研，才能最后攻克难关：那句话说得真好，爱拼才会赢。

父亲的声调高亢，充满自信，他要给后辈启发，要将力量和勇气灌注到他们尚在成长中的机体里，给他们在一片混沌空蒙中开辟出阳光普照的通衢大道。但做父亲的自己却暗暗发虚：下个季度的销售额，怎么办？今天下午和部门经理碰头如何找到金点子扭转颓势？不错，爱拼才会赢，但近些日子他的心脏却在高浓度焦虑的威压下急剧抽搐，一阵阵突如其来的窒息感掐住了他的脖子。

还有就是难以启齿的私情。父亲不由得皱了皱眉，朝母亲瞅了一眼，里面隐含着几分歉疚：但他并没有从这种见缝插针的偷情中汲取到多少快乐，相反它使不堪忍受的日常生活显出了丑陋的本相。他下午要开会，开会前要给桂琳挂个电话。没什么事，没有约会，没有时间——也许这都是借口，他根本不想见到她，但拗不过对方的央求：我只想听听你的声音。你就说几句吧。见不到你，我只想哭。对此他并不陌生，妻子早年不止一次地追问他，你爱我吗？对我说你爱我——我要听。不够，再说一遍。